

天国乐团亮相加州拉克斯波市独立日游行

（明慧记者王英、李若云报导）二零一一年七月四日，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首次参加加州拉克斯波市（Larkspur）独立日庆祝活动，北加州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加入了游行队伍。

游行于上午十点半开始，伴随天国乐团雄壮嘹亮的行进曲，沿途街道上行人驻足观看，市民们热烈鼓掌，并竖起大拇指，不少游客摄影、拍照。

几乎每年都来观看游行的拉克斯波市居民丹尼斯·亨特曼表示，人们在这里庆祝美国独立日，为这一天感到自豪。在美国我们能享受到自由，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仍有很多人为了自由而奋斗。亨特曼表示，在中国人们没有人权，会因为信仰而遭受迫害。

谈到天国乐团的演奏，亨特曼眼睛一亮：“他们的演奏真是太棒了！我非常喜欢。”亨特曼表示，天国乐团的成员看上去都非常乐观、快乐，看得出都

是非常好的人。他说：“这个乐团让我非常喜欢，我想更多的了解他们。”

当他了解到这个天国乐团是由法轮功学员组成，法轮功是以“真、善、忍”为原则时，

他说：“我赞同这个原则。”他表示，如果世界都能拥抱“真、善、忍”，那么这个世界就不会再发生战争。如果大家都能按照这个原则去做，也就不会再做错事了。

玛格丽特是一位工程师，她说，自己第一次听到法轮功是在洛杉矶一个论坛中，后来她在纽约看到法轮功学员举办的反酷刑展，她从而知道法轮功在中国遭到残酷的迫害。今天她又邂逅法轮功学员，这让她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很有才华。

游行的组织者之一里本斯说：“天国乐团的演奏非常出色。他们是一只超级的军乐团，希望明年还能邀请到他们来参加。”



认同大法好，遇难呈祥

二零一零年夏，双城市水泉乡荣华村小波在湖北省武汉打工，一次家乡的妻子去武汉看望他，他们俩从集市上买东西回来，需经过一段山路，他俩一前一后正走着，有几米远的距离，这时后面上来一辆装满大石头的汽车。由于路面较窄，车身几乎擦在王小波妻子的身边过去，可是当汽车靠近王小波身边的时候，小波只觉得一股力量，突然把他推到沟里，随后就听到“哐”的一声，从车上掉下一块一米见方的大石头块正落在小波被推开的地方。

由于事发非常突然，走在后面的妻子只见从车上掉下来一块一米见方的大石头，却不见了小波的身影，以为他被砸在石块下面了，当时就把她吓傻了。直到听见王小波喊拽他上来时，她才发现丈夫掉到沟里了，于是赶紧把小波拽上来。

小波上来后第一句话就说：“快往家里打电话让咱妈给李大师上炷香，感谢李大师救命之恩。”原来小波身上戴着大法护身符，而且他经常都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，他知道是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保护了才使他躲过这一大劫难。



公司老总：都要学习法轮功的精神

记得二零零八年去北京开会，各个地区的负责人汇报完自己所在城市的工作情况后，总部负责人便开始做年终的总结。本来由于旅途疲惫，第二天又紧急开会，已经非常辛苦，可刚到座位上，老总的话却让我顿时感到精神振奋。

老总上台不久便说，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法轮功的精神，学习他们在中国这么多年被打压却依然坚韧的信念，如果我们在工作中有他们十分之一的付出，很多本该完成的工作就不至于滞后了。

开完会后，老总还要求所有地区的负责人开会时传达他的指示，给下面的工作人员开会时，都要这么说。

说实话，在北京这个戒备森严的首都中，巡逻的警察随处可见，到处布满了便衣，很多人说

话都感觉到了空气中的紧张气氛。然而就在这个高度紧张的氛围中，却有这样一位敢于说真话的公司老总，勇气和智慧着实令人敬佩。

老总本是军人出身，印象里他严肃又不失幽默，在当年的所有公司营业额都有所下降的情况下，他负责的公司营业额却屡屡上升，可见，是因为他支持大法得了福报。

时隔三年，想起这件小事，内心不禁一阵感慨，故与有缘人一起分享。



死亡职位 “六一零”

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为镇压法轮功，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专门成立了“六一零”办公室，给予各地“六一零”迫害法轮功的权利超越于当地公检法之上，说白了，就是可以公然违法打压法轮功。迫害十二年来，这些“六一零”人员的手上早已沾满了修炼人的冤与血。尽管中共严密封锁消息，各地“六一零”头目非正常死亡的消息仍不时传出，不少正副头目双双死亡，有的“六一零”头目夫妻双亡。惊叹于其多发性和普遍性，人们称“六一零”是死亡职位。

湖北黄冈市首任“六一零”主任张石明二零零五年二月十四日突发心肌梗塞身亡，年四十八岁；第二任主任王克武患了肝癌，于二零零五年清明节前三天死亡。

内蒙古牙克石市“六一零”主任李群死于癌症，继任不久的林海清也得了绝症不能工作。

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二日，云南省红河州石屏县“六一零”主任龙清福和副主任一起参加部署迫害

法轮功的会议，返回途中发生车祸，龙清福当场死亡，副主任受重伤。

甘肃省庆阳县“六一零”主任门懿镜、白维权，于二零零三年一月八日外出做迫害法轮功的强制“转化”工作时翻车，双双身亡。

重庆长安公司一厂公安分局“六一零”科长邓昌龙二零零零年死于肺癌。现任“六一零”科长吴卫得了肝癌。之前不久其妻已先于他患了癌症。

令人叹息的是，“六一零”主任这个“死亡职位”上的人大多是不相信报应之说的。比如于跃进，山东省莱阳市公安局“六一零”办公室主任，人称“于局”，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日，刚刚内退，突发脑溢血死亡，年仅五十四岁。二零零八年他的妻子车祸横死，有人警醒他这是迫害法轮功的恶报，他不以为然；第二年十月，他的副手宋顷光突然身亡，又有人警醒他这是恶报，他仍未觉醒。中共一方面哄骗人们“听党的话，跟党走”，一方面以升官发财来诱惑，彻底堵死了于局的觉醒之路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中共正是害死

“于局”的罪魁祸首，迫害法轮功，迫害的不仅仅是广大法轮功学员，更是各级参与迫害的官员与警察，他们在中共利诱下干下了迫害佛法的恶行，不得不在不久的将来饱尝恶报的苦果。现在人人皆知“天要灭中共”，当中共被迫害佛法的罪拖向深渊，即将解体之时，被捆绑在同一辆战车上的参与迫害的官员与警察们，将何去何从？

其实，官员和警察中的聪明人也是大有人在。有个警察说：“上面接到举报叫我去抓人，可是没规定我必须得抓到啊，我去转一圈就回来了，汇报说人早走了。”还有个警察说：“一次狂追法轮功学员，我积极的跑在最前面，快追到时，我有意突然跌了个嘴啃泥，人没追上，上面还表扬我积极。”有个大队书记多次去派出所把法轮功学员保出来；有个治保主任领着警察四处兜圈子就是不领到法轮功学员家；一个主管刑事的法院副院长说：“我把所有法轮功的案件都弄成因病取保候审拖着。”唐山市路北区法院开庭审判法轮功学员的案件前，主审法官拒绝出庭审理。

一些救心丸，也没喝进去，他们就走了。

我渐渐的明白过来，但不能动。一大法弟子大嚷，“她的手怎么这么凉，快叫他们。”号长对着对讲机向他们报告。他们让犯人把我抬上车，送到医院检查。量血压、化验血、做心电图。等了一阵子，他们拿到结果，说我没事，一切正常，就说“起来吧，你没事，别装了。”，他们就把我抬上了车，其中一个警察还在骂我。又把我拉回看守所，叫男犯把我抬进屋。

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到第十七天，赵军等人把我们送到医院检查身体想劳教我们。在医院检查血压、做心电图、化验血，其中血压高 200，心率也过速。

到了保定劳教所从新检查，结果一样，那里拒收我。就这样又把我送回看守所，说观察二天再说，在看守所又被非法关押了三天。5 月 1 日上午，我回到家中。

（文：高碑店市大法弟子）

我遭高碑店看守所非法关押、殴打的经历

2006 年 4 月 11 日下午，我们在高碑店市东盛办事处张八屯村被恶人举报。四名警察赶到，把我们围住，随后所长李旺赶到。他们强行把我们推上车，带回东盛派出所。

到派出所，他们把我们其中一位大法弟子双手反铐在电线杆上，铐了一阵子才给松开。公安局赵军随后来到派出所，开始对我问话，主要问资料的来源。晚上在派出所，他们派两个人寸步不离的看着我们。第二天快中午时，他们把我们送往公安局，在那里按上双手手印和十个指头的指纹，还给照了相。随后送往看守所，那里阴森森的，一名警察一听说我们是炼法轮功的，就开始骂。登完记，把我们送到 201 牢房，和四名女犯关在一起。

每天早上拉铃起床，穿上囚服，打扫卫生、干活，每天早上、晚上

站队报数，到星期天还得唱邪党的歌曲。晚上 9 点拉铃睡觉，两人一组轮流值班。

我修炼真、善、忍没罪，从第二天，我和另一名大法弟子开始拒绝穿囚服，不干活，不吃饭，也不出去站队报数。到第三天上午，一个姓刘的男所长（说话大嗓门，大个子）恶狠狠的把我们屋里拽出去，说不干活不行，还不报数？说着上来冲我就是一拳，我一下子坐在地上，随后又踹了我一脚，接着又是一个嘴巴子。他一边打还一边说，“你们不是要德吗，给你一块德。”

下午，姓董的女所长打开铁门叫我们出去。她和姓田的男所长带来一个男犯，姓董的女所长让男犯给我们俩戴上脚镣。姓田的男所长（大概叫田学梁，个大，黑脸，大眼）上来就打了我两个耳光，正打在左右太阳穴上。当时我就晕倒在地。他们叫女犯把我抬进屋里，让里面的大夫给我检查了一下。灌了我